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86
27 January 1988
CHINESE

第二七八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1月27日星期三，下午3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 | |
|---------------|-----------------|
| 主席：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成员国：阿尔及利亚 | 朱迪先生 |
| 阿根廷 | 博赫先生 |
| 巴西 | 诺古尔拉-巴蒂斯塔先生 |
| 中国 | 李鹿野先生 |
| 法国 | 布朗先生 |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 |
| 意大利 | 布奇先生 |
| 日本 | 阿部先生 |
| 尼泊尔 | 泽塞先生 |
| 塞内加尔 | 萨雷先生 |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斯米尔诺夫先生 |
| 美利坚合众国 | 沃尔特斯先生 |
| 南斯拉夫 | 佩伊奇先生 |
| 赞比亚 | 姆弗拉先生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3点4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

秘书长根据第605(1987)号决议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19443)

主席：根据第2785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我请捷克斯洛伐克、埃及、约旦、科威特、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在议事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坐。

在主席的邀请下，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议席为他保留的席位就坐；查皮托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巴达维先生（埃及）、萨拉赫先生（约旦）、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和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议事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坐。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摩洛哥代表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请求邀请他参加有关安理会议程上本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阿拉乌伊先生（摩洛哥）在议事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席位就坐。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今天上午，安理会听取了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的发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洲共同体的集体立场。今天上午所作的这些发言反映了如此众多国家的立场，这个事实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请允许我向秘书长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他为按照第605(1987)号决议的规定起草1988年1月21日所提出的报告作出了重大努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认为，这份报告事实上是一个历史性文件。

在详细评论该报告之前，请允许我向主管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马拉克·古尔丁先生及其随从工作小组表示同情。我们注视他的活动并同情他的艰难的经历。

我们还愿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救济和工程处）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们为了使古尔丁先生能够完成任务，曾为他提供了各项服务和便利。

我们第一眼就看到以色列蔑视安全理事会决定。我们获知，以色列部长们，尤其是刽子手易茨哈克·拉宾清楚地表明：

“他们同意同担任秘书长代表的古尔丁先生会谈，因为他们经常接待他，这与第605(1987)号决议要求秘书长编写的报告无关”。

我们获悉，他们

“建议他不要去加沙地带和西岸、特别是不要去难民营；而同巴勒斯坦人的接触在耶路撒冷进行”。（S/19443第4段）

《联合国宪章》某处写道，会员国同意接受和执行安全理事会决定。可是，我相信，安理会成员现在已经知道，以色列将不执行安理会决议。我要在此发表评论，也许，安理会以其父亲一般的耐心和容忍鼓励以色列坚持这种蔑视和傲慢态度。

古尔丁先生知道，把他与巴勒斯坦人的接触限制在耶路撒冷进行将使其使命夭折。整个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正在进行总罢工，并且有许多以色列部队的检查站，

因此，对任何巴勒斯坦人来说，开车进入耶路撒冷并与秘书长代表见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确实鼓起勇气，决定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与巴勒斯坦人见面。我们确实要向他表示祝贺。

以色列对我们人民实行的铁拳政策——这是以色列人自己用的措词——和作法未能动摇争取解放的意志。巴勒斯坦人证明自己是难对付的人。巴勒斯坦人以实际行动表示了他们竭尽全力进行斗争以便将巴勒斯坦从以色列占领下解放出来并拯救国家和自己的决心。自由是他们的眼前目标。

秘书长的报告告诉我们：

“但是很明显，以色列保安部队为恢复被占领领土的法律和秩序而采取的措施迄今仍未奏效”。（S/19443，第11段）

我们认为，这是克制的陈述。以色列动用了陆军、伞兵、直升飞机，致命武器和各种毒气。问题不是恢复法律和秩序。正在发生的是占领国与英勇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对抗，以及巴勒斯坦人起来反抗，要求获得一项权利：在自己的国家里自由地、和平地生活的权利；一种不受任何形式的以色列占领（军事的或其他形式的）玷污的生活。所有的铁拳措施将不会使我们屈服。以色列强行征服的选择是注定要失败的。对我们人民的军事选择证明是失败的，以色列认识到这个事实。巴勒斯坦人拒绝、反对和抵制以色列的占领。

秘书长代表提到暴行，但未提及最近的暴行。最近推行的“殴打他们但不要向他们开枪”的政策只是暴行的一种形式；动用各种毒气是另一种形式。秘书长现在已获悉，毒气的长期效果目前正显示出来。据报道，由于吸入了毒气，孕妇生了死胎。我们将向安理会提供至少25名不幸的母亲的姓名，她们失去了怀了好几个月的胎儿。其他妇女由于遭到所谓的治安部队的毒打而早产，报告承认，治安部队包括臭名昭著的以色列情报局以及陆军和边防警察。

我相信，秘书长办公室的监测股一定会报道1988年1月25日《国土报》

发表的消息。一位记者报道说，以色列部队在拉马拉市中心马纳拉广场一家商店后面选择了一堵墙，在那里他看到以色列士兵拖来一位40岁的阿拉伯人，把他双手反绑，让他坐下，然后开始打他。据报道，由于出现了几个外国摄影师，才使那人得救。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医院正在护理四肢和头颅骨折以及身体其他部位受伤的病人。

暴行已扩展到清真寺和教堂。最高伊斯兰教委员会主席谢赫·沙阿德·埃丁·阿拉米给秘书长写了一封信(S/19439)。1988年1月22日，耶路撒冷各教堂的领袖发表了下列声明：

“致圣地的所有儿女和兄弟姐妹：

‘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都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利米书》的引语。基督教会的声明如下：

“最近在我们土地上发生的造成如此多人伤亡的痛苦事件清楚地表明西岸和加沙地带人民的悲惨苦难。这些事件还明显地表达了我们的人民争取合法权利和实现其希望的愿望。”

“我耶路撒冷各基督教团体首脑愿至诚明确表示，我们坚持真理与正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非正义与压迫。我们支持受苦难与受压迫者，我们支持难民与被驱逐者、痛苦者与不义的受害者，我们支持哀悼者与死难者家属、以及受饥和贫穷者。

“根据上帝通过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

‘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申冤、为寡妇辩屈。’

“我们呼吁信徒为本地区各民族人民的正义与和平而祈祷和努力。

“为响应上帝的同一句话，我们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动力，本着我们的基督徒责任，决定要求所有同我们一起成为在这块神圣土地上争取和目睹正义与和平的人民不可分离一部分的子女们，一道表达我们认为应以以下方式所做事情：

“第一：我们呼吁我们的子女在从1988年1月24日星期日到1月31日星期日整个祈祷周内为我们的土地与人民的正义与和平而祈祷。

“第二：我们呼吁虔诚的基督徒们把1988年1月29日奉为禁食与自我克制日，以使我们与在西岸和加沙地带难民营中的兄弟姐妹们打成一片。我们要求你们拿出你们的积蓄，以支持我们需要帮助的兄弟姐妹，记住星期五这一天向我们倾诉我主耶稣基督的爱、他为救赎全人类的而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第三：我们决定在我们各团体的所有教堂内把1988年1月31日星期日规定为祈祷和讲道日，届时将会在正常礼拜仪式中为能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实现正义与和平而祈祷，以使所有人都能在此生活于安全、和平之中。礼拜结束时，将筹集捐款以支持我们需要帮助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庄严责成基督教信徒们亲临教堂，促成我们计划的成功，祈求上帝鼓励和指导各方领导人和一切有权力的人努力实现我们所有人的希望，以在我们地区牢固地奠定真理、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因此，我们再次明确指出，这个国家内所有基督教会要站在一起，寻求基于正义之上的真正和平，而这种和平只有当每个人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时才能建立；只有这时，危机才会消逝，和平才能贯彻全国，天使们在耶稣基督降生时所唱的歌曲“和平之君”才能成为现实：

“在至高上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

这项声明由下列教会首脑签名：

希腊东正教

罗马天主教

希腊天主教

亚美尼亚教派

叙利亚东正教

英国圣公会和

圣方济各会”

我们全体巴勒斯坦人民在关于我人民和我们领土利益问题上立场一致，毫无分歧。

秘书长的报告谈到以色列对1967年战争中夺取的领土的继续占领是根本的问题。 秘书长继续指出，保证安全和保护平民的措施“只是治标的办法”，但他肯定“应更加努力……这当然是必要的……”。 我们完全同意他的话：“从长远看，要确保被占领领土内巴勒斯坦人民及以色列人民获得安全及保护，唯一可靠途径是就有关各方都可接受的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以冲突的办法进行谈判”（S/19443, 第20段）。

我们衷心希望看到各族人民和平生活。我们不能允许占领再延长，造成痛苦、流血和剥夺人们权利的事件； 另一方面，我们同情那些被教导去仇恨、去对平民施暴力和穿上军装的以色列人。 他们正为其领导人的罪行付出代价。 然而占领只是根本问题之一。 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的占领，必将促进实现全面解决和建立和平的努力。 这正是国际社会所要求的，而大会在其第38/58C号决议中已决定有必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 它已确定了方针、机制、与会者，和更准确地讲，已确定了安全理事会的作用。 因此，我们在此呼吁安理会成员讨论这一全面办法。 但同时，我们却面临着需要采取尽管是治标性的措施的紧迫局势。 由此引起的问题也需要解决。

安理会一直确认《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是适用于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包括耶路撒冷的其他阿拉伯领土。据我所知，以色列正是《公约》缔约国之一。人们要求安理会考虑严正吁请所有缔约国保证遵守《公约》，并使用其一切可用手段劝诫以色列政府承认《公约》在法律上的适用性。很不幸，《公约》同《宪章》一样，并未规定对那些背叛《公约》者采取什么对策；但无论如何，联合国与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的创立者们仍然接受了那些《公约》签字国的诚意与保证，并授之以“缔约国”的称号。我们认为应要求安理会和所有其它缔约国确保遵守该《公约》。

秘书长在谈及确保在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平民的安全和对他们提供保护的紧急方法与手段时，提出了各种不同保护的建议。很遗憾，他完全听任占领国来同意与合作，而很快告诉我们以色列不愿合作。正是如此，安理会将必须责无旁贷地确保其中一些建议有可能得到执行。联合国作为提供保护与承担责任的象征而进驻该地是很重要的。监督和保证占领国以色列遵守义务和防止其违反义务的具体作用也是必需的。我们坚信有必要采取立即措施。我们绝不能也不应允许以色列剥夺安理会和秘书长履行其职责的权利与责任。一些建议已正在实施，我们感谢秘书长采取了这种措施，但还有许多仍需做的事情。

秘书长告诉我们“古尔丁先生曾请教过的巴勒斯坦人，特别是难民营中的人，要求在被占领领土上部署联合国部队，以保护居民不受以色列保安部队干扰，或在民住地区完全取代保安部队。”（S/19443，第29段）

这表明了巴勒斯坦人民的需要，反映了他们的担心，我们希望，安理会将对这些希望和这一请求作出反应，以解脱他们对未来的担心。

安理会一致认为，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均处于占领之下，因此得到《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保护。在1988年里，我们感到安理会有能力不顾占领国的立场，确保对《公约》的尊重并提供保护。安理会不是在处理一个国内问题。维护法律与秩序尽管是占领国的责任之一，

但不是唯一的责任。它也不只是占领国的专有责任，因为保护占领下的平民百姓是国际社会的责任，其中“尊敬的缔约国被要求保证对《公约》尊重”，特别是在占领国违悖其义务的时候和场合。这是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我们赞赏秘书长的建议，甚至诸如“法律保护”和“全面协助”之类治标而不治本的建议，并且也和大家一起呼吁作出进一步的贡献，以便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组织能够完成它们眼前的常规责任。

安理会不应当允许延长或永久维持现时状况必然带来的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我们坚信，安理会应对悲剧形势作出反应并按照大会有关决议中制定的补救方法讨论其根本原因。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极为宽慰地注意到苏联外长在他写给秘书长的信件中所采取的立场。我认为他把他也和大家一起同声呼吁，要求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由冲突各方参加的国际和平会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希望在此重申，我们矢志不渝地保证在努力实现和平和召开拟议中的国际和平会议的过程中进行充分合作。这一国际和平会议如果不是唯一的方法，也是最好的途径。安理会，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应当相应地承担起它们的责任。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克洛维斯·马克苏德先生，安理会在第2785次会议上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主席先生，我愿借此机会向你，并通过你向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致谢，感谢邀请我就一个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民和阿拉伯国家联盟感到为此极其重要的问题在安理会发言。我也要象我前面的各位成员和发言者一样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一月份的主席，并指出，在你短短的任职期间，你已经对安理会的审议和国际外交渠道产生了明确和积极的影响。

1987年12月9日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开始爆发的起义究竟有什么神奇的作用使本安理会为讨论这一问题召开了三次以上的会议，从而突出了问题的焦点并吸引了国际社会对这一局势的注意？起义从最基本的意义上重新提出了巴勒斯坦问题，不仅涉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所说的衍生问题。当人们认为以色列的做法到时将使巴勒斯坦人得以适应被永久剥夺公民权和对他们的制度化的侮辱时，这也许是必要的。起义表明，以色列想依靠国际社会的健忘症来实现在被占领土上的吞并和扩张目标，但这是不能得逞的。

以色列的政策是通过两种措施推行的，其一是所谓的“铁拳”手段，其二是“焦土”政策。正因为如此，被预料为短暂爆发的起义才正在变为持续的抵抗。它改变了许多公式。它再次说明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它表明人民的意志能克服坦克；继承了父辈尊严的新一代巴勒斯坦人也在努力表达先辈和后代的意志。

因此，最近几周的巴勒斯坦起义重新提出巴勒斯坦问题的同时也表明了在很大程度上成熟，以致谁也无法再忽视巴勒斯坦人民或者压倒他们。他们采取主动行动，以确定正在展开的事件的代价。

起义也许无法以同样紧张的程度维持下去，但他们对自己的自由和实行自决权利的坚定承诺，将以不同方式进一步表现出来，正是因为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历史中的这一光辉篇章，纠正行动已经开始。它已经纠正了国际社会把巴勒斯坦问题置于边缘的做法，从而使该问题恢复其重要地位。

当以色列的所作所为践踏了犹太人人道主义的良知的时候，它矫正了以色列代表犹太人良知的虚构论点。它也矫正了我们阿拉伯世界自身的现实政治状况，使得我们更加团结，需要更加协调一致，以便证明我们的威信和效力。它拨开了繁文缛节外交在我们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中播下的种种迷雾。这就是这场反抗的历史意义所在，它使得这新一代巴勒斯坦人不再作历史的旁观者，而成了创造历史的力量。

在现阶段，在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幌子下，许多问题或许只能得到如同过去一样的机械性处理。而且，这场反抗及其意义将使我们在争取解决这场已经持续了40多年的冲突的努力中更富有创造性，更富有想象力，更富有远见。它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还有待证实。

我谈这些是因为我认为我们正在跨越新思想的门槛，这点可以从秘书长的报告中看到；我们愿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诚挚地赞扬该报告的仔细、勇气和客观的立场。它鼓励国际社会采用更加全面的报告方法。我们希望，通过这场辩论而产生的安理会决议将能反映监测安全理事会决议执行情况中敢说敢为的精神。

然而，我们决不能低估以色列作出凶猛反应的可能性及其扼杀巴勒斯坦问题的这一新发展的意图和计划。它在许多方面进一步提高了以色列内外很大一部分犹太人的人道主义意识。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得以色列基层机构在推行其并吞与扩张主义目标中更具残忍性。正是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应该对以色列领导人在过去两天内的某些言论作出反映和评论，因为在以色列的政治论坛——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中正出现一种先下手为强阻止认真执行联合国决议或某项和平方案的任何努力的阴谋。

请听一听以色列国家元首赫尔佐克先生回答美国担忧的犹太人领袖们所说的话：

“在我看来，目前的问题关系到霍梅尼主义的浪潮是否会在我们地区蔓延。”

这真是歪曲事实。当以色列占领那些被占领土的时候根本不存在霍梅尼主义。即使是所谓的开明的以色列人士也总是企图寻找借口拒不顺从国际的意愿和国际一致的意见。

他们曾提出纳赛尔主义、阿拉伯主义、恐怖主义和巴解组织的煽动作为借口，现在又提出了霍梅尼主义新的借口。作为一个自称担心所谓的霍梅尼主义扩散蔓延的国家和政府，它在“伊朗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充满了在这一问题上言行不一的记录。请听一听沙米尔先生昨天说的话。他以抱怨、乞求而同时又是傲慢的口吻说——这是企图先下手为强阻止安理会采取任何措施——：

“不允许我们杀人，不允许我们驱逐人，不允许我们打人。你扪心自问，‘还有什么允许我们做的？’只有被杀，被打伤和失败。”

这里假设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允许以色列杀人，要么以色列被人杀害。这是对和平方案先发制人的攻击。这是对安全理事会的讨论和决论先发制人的攻击。这是对任何全面、认真执行的和平方案先发制人的攻击。

似乎是为了给安全理事会造成一场良心危机，他接着说：“在犹太人遭受谋杀的时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从来没有过问过。”一派谎言，完全是歪曲事实。这是对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威吓，真是傲慢嚣张之极。他说“不允许我们杀人或驱逐人”，是企图制造一场良心危机以安抚他自己的良知。

然后，他又告诫我们在公众论坛上夸夸其谈，任何人都不应该无节制地作大篇演讲。是否要我们对这一意识形态的思想、忍气吞声，让这种傲慢的谬论横行无阻，不遭受道义的谴责？

以色列政权横蛮化进程使得以色列陆军声称它需要心理学家来医治横蛮化进程给以色列士兵带来的创伤。或许需要心理学家去分析为什么以色列领导人会说出我上面所提到的那种话。

此外，沙米尔先生说：

“我们的任务是重建被粉碎了的恐怖障碍，再次使该地区的阿拉伯人对死亡感到恐怖，以便阻止他们继续攻击我们”——好象他们到目前所做的还不够似的。”

“攻击我们”是什么意思？是否指的是为了人权、对人的关心、粮食、住医院治疗的权利、人的尊严和自由而进行示威的权利？是否指在西岸和加沙的起义中有系统地、有意识地使用的非暴力手段的权利？“死亡的恐怖”是存在的——至少对那些被打断骨头的人，和牺牲了性命的40名巴勒斯坦人来说，好象他们根本没有生存的价值。这是什么心理状况？这个残酷对待程序已导致巴勒斯坦人的起义，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声援、犹太意识的愤怒和国际新闻界的警觉，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隐藏在这种心理攻击背后的是一种什么政策？这就是关键，是秘书长报告所指出的重心：《日内瓦公约》没有得到执行和尊重。既然以色列是缔约国之一，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因为以色列并不认为自己是占领国。安理会内外的任何人都认为以色列是占领国。以色列认为自己在被占领领土内是一个求偿国——这种说法正被它在被占领领土上不断进行的压迫和不人道措施所证实。正是这种对领土的要求和作为占领国之间的基本差异阻碍了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措施，不能在该地区实现全面公正的和平。

前面几位发言者像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做的一样，已详细地谈到了所发生的各种残酷事件。关键的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及时理解和掌握主要问题：如果以色列是占领国，那么它应当遵守《日内瓦公约》，然后我们可以实现全面的和平；但是，如果它继续实现吞并领土的要求和建立非法定居点，那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因为谈判将是一种发号施令的形式，一种认可以色列征服的形式——而这正是该地区争取和平的主要障碍。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此时此刻感到当安全理事会在听取了秘书长的报告后考虑应当怎样采取措施来保护被占领土上的人民的权利和生命时，我们同时也应当深思熟虑地、有系统地讨论该区域和平与战争的中心问题。在这方面，必须立即讨论各种治标办法，但我们也必须开始理解具有历史意义的起义所带来的新的因素。

主席：我感谢马克苏德先生对我说的客气话。

诺古尔拉—巴蒂斯塔先生（巴西）：首先我要感谢秘书长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目前局势的透彻而全面的报告。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关切地注意到秘书长的代表在执行任务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国际社会十分担忧地注视着最近发生在被占阿拉伯领土上的事件。各国，包括占领国都认识到这场牵连广泛而激烈的动乱是一种自发性的感情爆发。确实，它是巴勒斯坦人民对20年占领的反应，反映出日益增长的绝望情绪，反映出巴勒斯坦人民对近期内找到解决他们困境的办法并不抱希望。由于这种动乱是因合法的愿望

受到挫折而产生的，就不可能轻易地镇压下去，被占领领土的局势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安理会面临着双重责任：我们必须确保在立即执行减轻被占领领土内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的措施时得到以色列当局的合作，此外，我们有责任真诚地讨论通过谈判政治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这一更广泛的问题。

关于即时的措施，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确实做到保护平民。以色列作为占领国，必须遵守它参加缔结的《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日内瓦公约》的义务。我们预期以色列当局将认识到它有必要接受《日内瓦公约》在法律上适用于被占领领土和必须遵守该《公约》的全部规定。

在强调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的同时，我们当然要正确看待被占领领土的局势。这只是一个更为广泛的主要问题的后果——某些国家仍然不愿意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在自己的领土的自决、独立和主权的权利，而另一些国家则不愿意承认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具有在安全和国际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这些问题必须得到适当对待，以便能在中东取得一项公正、全面和持久的政治解决。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在目前的阶段应采取有助于纠正被占领领土局势的行动，同时明确地表示安理会愿意充当集中讨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可能途径的场所。

让我们希望，我们将能够坚定地以这些短期和长期目标有可能得以实现的方式展开我们的审议工作。

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安理会迅速而认真地开始辩论有关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局势——特别是辩论最有可能确保为以色列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平民提供充分保护的各种方式和方法，这再次表明安理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责任。

我们认为，秘书长为协助我们的审议工作而提出的报告是全面的，周全的和负责任的；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该报告强调了国际社会的这一特殊义务。

主席先生，因此，我谨通过你对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提出这一出色的文件协助我们思考和工作表示他受之无愧的赞扬；报告所体现的崇高的远见证实了他自担任联合国首长以来一向非常重视中东问题，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

我国代表团也要感谢和祝贺古尔丁副秘书长，他以奉献精神 and 客观态度履行了秘书长委托给他的重要职责。

我作为塞内加尔代表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在大会和这个会议厅里的多次发言中，一向强调有必要通过谈判，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载于1988年1月21日文件S/19443的秘书长的报告提醒我们注意这种必要性，这是该报告的一个优点。

人们将会注意到，我们在审查中东问题和寻求解决办法的过程中所采取和建议的方法一向是全面的办法，而不是个案解决的办法。我们看到加沙和西岸发生的流血冲突和残暴事件，这些事件经常导致严重的伤亡，在过去的七个星期里我们通过新闻媒介看到了这种情形；我们看到亵渎圣地的情况，比如1988年1月15日在阿克萨清真寺发生的情况，我们看到某些不能容忍的做法，比如集体性惩罚，侮辱、任意逮捕，道德败坏、惨无人性的行径，对非予谋杀进行报复的罪恶行径，以及以色列军队入侵和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动；对所有这些情况，我们都已表明，只要这种盲目的狂热和复仇与统治的野心一日不为理智和容忍所取代，这些貌似孤立的行径将永远不会停止。

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安全理事会作为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机构的主要职责；安理会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措施，迫使以色列遵守其根据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应该承担的作为占领国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只有以色列认真地遵守这项国际法律文书的规定——所有规定——才能够重新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秩序与安宁，巴勒斯坦人民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被剥夺了民族特征，在统治的枷锁下艰难地生存下来。

我们认为，秩序、平静、尤其是安全必须成为联合国眼下采取行动的目标，这样不仅可以维护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而且也能维护以色列人的利益。实现这些目标能够创造一种有助于谈判的气氛，这是寻求全面政治解决中东危机和巴勒斯坦悲剧的一个必经阶段。

根据这些事实和要求，我们认为，正如秘书长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安理会眼下有两个优先事项。首先，安理会应当认真努力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其它阿拉伯领土上恢复平静与和平，并严格尊重人权，特别是人的尊严。

我借此机会再次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承担特殊责任的国家共同采取坚定的行动，迫使以色列理解在联合国这里作出的种种努力，特别是在这个会议厅里作出的努力完全是为了保护该区域各国及其人民的利益。

同样，应当加强增加和加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作用，其它政府间机构应当积极参与改善被占领领土上平民的生活条件。联合国系统的所有其他人道主义组织也应发挥作用，按照各自的职权范围，参与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地位的全球努力。这就要求在占领国当局和那些承担任务协助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人民的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合作的气氛。

一旦这些机构协调工作，国际社会应当通过安全理事会努力消除有关各方之间缺乏谅解的情况，并且以坚定和具体的方式参与谈判进程，以促进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当然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积极的因素来实现人们期待的这一目标。为了该区域各国及其人民的利益，我们只需要在适当的时机采取与这一任务的利害和微妙关系相称的共同行动并进行合作，使这些因素一道发挥作用取得成果。

乔西先生(尼泊尔):在过去的七个星期中,国际社会的注意力——的确,和安全理事会的注意力一样——一直集中于以色列占领下的西岸和加沙地带等领土内悲惨的暴力和民众暴动。当安理会于1987年12月22日通过第605(1987)号决议时,被占领领土内的动乱已持续了两个星期。在这期间,由于以色列保安部队采取了更适用于战场,而不是恢复法制目的的战术,十八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几十人受伤。从那时起,随着巴勒斯坦人抗议占领活动持续高涨,巴勒斯坦人的伤亡也在上升。这使得我国代表团相信,也许难以在以色列占领领土内恢复1987年12月9日之前存在的局势。不管怎么说,一种讨论和解决有关阿—以冲突所有问题的新的紧迫性已经昭然若揭。

秘书长按照第605(1987)号决议第6段的规定向安理会提出的报告——载于第S/19443号文件——进一步加强了上述估价。在作进一步发言之前,我谨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和主管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马拉克·古尔丁先生致以深深的赞赏,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份如此明确、平衡和深思熟虑的报告。

我国代表团响应秘书长的呼吁,在这次辩论中一直极力避免唇枪舌战式的交锋。此外,为了节省安理会宝贵的时间,我国代表团将在发言中尽量简言意赅。报告中的观点和估计与我国政府的观点和估计基本相吻合,这使我们更加觉得不必赘述。

就人们对被占领领土内局势的描述而言,我国代表团不能不对以色列保安部队在处理当地动乱事件中猖狂的野蛮行径深表遗憾和愤慨。因此,尽管报告中确实注意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叙述事件时提出的“证据相互矛盾”,但最为引人注意的是,报告明确认为,

“国际社会对被占领领土内的局势表示关注是完全有理由的”。(S/19443,第19段)。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秘书长的观点,即虽然

“更努力地去确保平民的安全及获得保护当然是必要的”,(S/19443,第20段)但这些措施只不过是治标的,因为

“它们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也就是以色列继续占领1967年战争时夺得的领土问题。”（同上）

同样，我们衷心赞同寻求政治解决的必要性；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政治解决是确保被占领领土内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安全和保护的唯一可靠途径。

在我谈论如何开始谈判、以便走向全面、公正和永久解决阿以冲突——即所有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这重大问题之前，请允许我声明尼泊尔的立场：1949年8月12日的《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这些被占领领土。我国代表团极为不安地注意到，以色列多次违反了该公约的条款；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提醒我们，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捍卫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其年度报告中极其频繁地提到了这些违约行为。出于面前这份报告中列举的份量沉重的理由，我国代表团不能同意以色列不正式接受《第四日内瓦公约》在法律上的适用性的立场。我们赞同秘书长的观点，即：

“该项《公约》规定占领国有责任维护法律和秩序，但其存在理由在于保证平民的安全并给予他们保护，对此占领国负有同样的责任。”（S/19443，第50段）

秘书长描述了为改善国际社会给予领土内平民之安全和保护而在现存安排结构内实施的许多考虑周到的建议和步骤，尼泊尔表示欢迎。虽然这些措施非常有用，但毫无疑问，它们本身并不会导致永久的和平。因此，尼泊尔王国政府认为，永久和平只能来自政治解决，这种解决既要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拒绝永远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下的要求，也要考虑到以色列确保自己安全和人民福利的愿望。

在今天的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坚决重申自己著名的立场：一项全面、公正、永久和政治解决阿—以冲突的办法必须基于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他们唯一的合法代表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该地区建立自己家园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样的和平同样必须首先基于该地区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享有在安全和国际公认边界内独立

和主权地生存的权利，以及以色列撤离其于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所有领土。

再来谈谈如何开始走向政治解决的谈判这个问题。秘书长呼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让所有有关方面都来参加的中东问题国际会议。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的呼吁。我们和秘书长一样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在安理会的领导下进行迫切努力，以便促进一项有效的谈判进程。我们要强调指出，安全理事会的成立正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相信，安理会以其独特的使命、政治结构和国际威望，加上联合国秘书处的所有资源，安理会能够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最为有效的工具。

但是，无论何地，何时或如何进行这种谈判，如果要一劳永逸地打破40多年来一直折磨着该地区的这种可怕的，骇人听闻的暴动与报复，恐惧与怀疑，死亡与毁灭的循环，就必须进行谈判。我们认为，这是过去七周动乱的主要教训。

布朗先生（法国）：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1月份第一次在此发言，我首先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

我还要感谢苏联常驻代表，感谢他主持了安理会12月份的工作。

接下来，我要欢迎安全理事会5个新成员——阿尔及利亚、巴西、尼泊尔、塞内加尔和南斯拉夫——的常驻代表。我对他们成为安理会成员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同他们及其代表团享有并保持着友好和信任的关系。

安理会正在审议联合国秘书长按照去年12月22日通过的第605(1987)号决议的规定提出的关于被占领领土局势的报告其精确，深刻和客观的分析及其建设性和明智的建议使该报告完全符合我们的期望。把这一点告诉秘书长是公道的。我还要向他的助手古尔丁先生致意，他在困难的情况下，以堪为典范的方式完成了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交给他的任务。

最近几周在被占领领土上发生的事件的严重性使国际社会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不安。这些事件反映了巴勒斯坦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前途渺茫感到的极度沮丧的心情。正如我国总理希拉克先生几天前所强调的那样，人们希望，除其他事项外，1988年将有可能使以色列再次意识到用和平和谈判的手段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紧迫需要。

我要再次表示法国的深切关注。我们对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领土上极其紧张的局势感到极为沮丧。从发生对抗的一开始起，法国就经常在以色列当局和其他方面之间进行调停，以便结束不符合法律和正义的局势。法国对暴力循环表示谴责，并一再要求以色列政府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行事。最后，法国谴责了将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境的措施。

正如秘书长在报告中所做的那样，我国代表团只能重申：占领国以色列必须承担其国际责任，并不加限制地应用1949年8月12日《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各项条款。

象大多数国家一样，以色列是该《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适用于被占领领土，这是一个安理会经常承认的事实，这是不容否认的。虽然占领国对尊重《公约》负有完全责任，其他缔约国根据《公约》第一条规定同样有责任确保《公约》在任何情况下均备受尊重。

充分执行《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各项条款将首先可能结束暴力循环，并创造一种有利于在中东找到公正、持久和全面解决的平静气氛。

我们只能同意这些条件，并同意秘书长对红十字国际委员在该领土进行的活动赞扬。我们充分准备支持该组织的努力。响应该组织在履行其崇高职责中可能发出的任何呼吁。此外，我们要求以色列对该组织执行任务提供便利。

至于加强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处的活动，这是应当开发的渠道，就现在对急救援助的需要，我们认为，秘书长报告中所提出的倡议表明该组织有能力改变和加强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极其重要的活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给予这些活动必要的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认为，从现实主义与和解的一致愿望出发，今天由安理会决定采取行动，并通过一项首先旨在确保平民安全及获得保护的决议，将是明智之举。然而，首要问题是被占领领土上人民的未来和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

的关系。国际社会已经在举行一次国际会议方面取得了进展。很明显，现状不能继续下去。目前发生的事件表明紧迫地需要坚定地展开一项旨在产生全面政治解决的谈判进程。

我国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法国深信，有关各方开始相互承认和对话的时候到了，要就此取得进展的最现实的方法就是举行一次国际和平会议。

我深信，安理会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机会再次谈论这一重要事宜。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摩洛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斯拉乌伊先生（摩洛哥）：主席先生，摩洛哥代表团几天前曾向你表示我们如何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理会一月份的工作。你以这种权威和有效的方式对安理会迄今的辩论进行领导，再次证明了你的人格与广泛的外交经验。我们希望，在你任期内，安理会将做出决定，促进解救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人民，并培养起他们对联合国帮助他们实现其合法权利仍然抱有的希望。

安理会今天开会审议联合国秘书长根据关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的第605（1987）号决议所起草的报告。安理会在该决议第六执行段中要求秘书长特别制定关于保护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平民和保证其安全的方法与手段的建议。通过这份报告，秘书长向安理会成员和国际社会提供了第一手情况，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以色列占领的实际情况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程度。

这份以极为公正和客观的态度起草的报告，说明了以色列政策的某些方面，最近几星期的人民起义则更加突出了这些方面。因此，它证实了国际社会对继续存在于被占领土之上的爆炸性局势的深切关注。实际上，任何警觉的观察者都可以明显看出，以色列那些做法的继续和继续无视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愿望的行为，迟早必然引起该政策受害者们的大规模反应。因此，正如哈桑二世国王陛下最近在1988年1月5日于伊弗兰举行的耶路撒冷委员会会议开幕时所指出的，其尊严被嘲弄、其土地被侵吞的巴勒斯坦人民正在奋起，表达其反抗的权利。

完全可以预见，鉴于没有任何解决的前景，完全在自1967年以来的占领之下出生和成长的一代将会对其事业丧失信心，以自发形式反抗占领政策。 报告指出：

“这些动乱是由于20年的占领和没有希望早日结束占领而引起的，得到所有各年龄组和各行各业的巴勒斯坦人的支持。”（S/19443，第12段）

秘书长特别代表从一份有代表性的巴勒斯坦居民的抽样调查中发现的普遍情绪是，他们“一致反对以色列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并坚决认为巴勒斯坦问题绝非难民问题，而是需要以政治方式解决的政治问题。”（S/19443，第8段）

因此，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的紧迫必要性甚至变得更加紧迫，以便使被占领土人民免受更大的苦难，结束中东暴力的恶性循环。 当然，我们当前必须处理最紧迫的问题，运用国际上现有的全部法律、政治和财政力量，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充分保护，从而结束这一手无寸铁的人民所受到的非人待遇，满足他们作为人的基本需要。

但是，正如我去年12月17日在安理会上所指出的，这只是初始阶段，无论它如何必要和紧迫，都不应使我们忽视通过召开一次由有关各方——包括巴解组织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加的国际会议而重新开始和平进程的绝对必要性。 另外，秘书长在其最近的报告中特别强调，必须加强的保护措施“只是治标。 它们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也就是以色列继续占领1967年战争时夺得的领土问题。”（S/19443，第20段）。

实际上，联合国与阿拉伯和伊斯兰社会都一直强调，解放一切被占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是中东和平的根本先决条件。 另外，在哈桑国王二世主持下于伊弗兰举行的耶路撒冷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以及阿盟1月23日在突尼斯召开的会议，都及时地再次重申了这一点。

因此，秘书长一方面极为实际地支持实现和平与和谐的各种方式方法，另一方面尊重该地区所有人民合法愿望，我们热烈赞扬他在这方面一贯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精神和远见。

摩洛哥王国将继续以明确和负责的方式充分支持这些努力并进行工作，使理智和法治占上风。

在根据秘书长建议开始在安理会内进行磋商为谈判进程的成功创造条件之前，我们非常重视那些旨在向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最大限度保护的步骤。摩洛哥人民已对此表示声援和积极参与，他们现在仍然决心做出兄弟般的努力，以保证整个一代巴勒斯坦人能够生存并且繁荣昌盛。

安理会有责任严正提醒以色列注意根据1949年8月12日《第四日内瓦公约》在战时保护平民方面它所承担的明确的法律义务。我们面前的这份报告明确表示该公约在法律上适用于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公约各缔约国同样有义务支持国际社会迫使以色列执行公约所有规定并因此承担作为占领国的责任的努力。

被占领领土局势的严重性要求安理会保持最高警惕，以集中联合国现有的一切力量保护那里的居民，安理会既可通过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联合国开发和计划署，也可通过新闻部采取这种行动。

此外，我们希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有效和谨慎的人道主义工作将继续下去并得到加强，以援助镇压的受害者。

此外，摩洛哥王国完全支持秘书长报告的建议，即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改进安全并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措施。

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所有资源和最基本的人的尊严的特征，鉴于他们每日面临的悲剧，安全理事会早就应当明确和实际地行使其权威，象秘书长所建议的那样，扬弃几十年来积累的所有仇恨和怨愤的残余。

国际公众舆论对强加给一个无辜和手无寸铁人民的非人道待遇的愤怒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意味着所有眼睛现在都盯住安理会。本次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整个联合国的信誉。

主席：我感谢摩洛哥代表在发言开始时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达维先生（埃及）：主席先生，我很高兴看到你今天主持安全理事会。我们相信，你将以你众所周知的能力取得安理会工作的成功。在这方面我也必须提到埃及与贵国联合王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就在昨天访问了伦敦并与英国首相进行建设性的会谈。

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向苏联的别洛戈诺夫大使表示深切的感谢，他在去年12月成功、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坦率地说，我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情参加本次辩论。我们对过去失去的机会感到遗憾，如果抓住了这些机会的话，我们本来无需召开今天的安理会。对我们今天看到的更多的暴力感到悲伤，但这又使我们希望抓住现有的机会来为实现我们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而努力。

在电视上和通过其它新闻工具，国际社会目睹了人类可能从事的恶毒活动和做法，文明人类的良知所不能接受或宽容的行为。我们都关注了这一光荣的民族革命和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的早期阶段。我们都看到占领军士兵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城镇和村庄中进行破坏。当我们看到烈士们在镇压力量的枪林弹雨面前前仆后继时，我们都感到震惊。

我们相信——文明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与我们一样相信——以色列强加给巴勒斯坦人民的这一切暴力将导致对占领当局的抵抗的加强，这只能加深为争取自由和实现神圣的自决权进行斗争的决心。

以色列应当认识到，这次起义必定鼓励它朝着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全面的和平努力。但是以色列没有这样的认识。

以色列本应当采取响应阿拉伯和平计划的第一步，其途径是宣布在全面解决的范围内放弃其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中的野心和停止其对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的占领。但是以色列没有这样做。

以色列本应当宣布它接受建立信任的措施，以便使巴勒斯坦人恢复安全与安宁，但以色列没有这样做。

相反，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以色列顽固态度和暴力的升级——企图以暴力扑灭巴勒斯坦人抵抗的意志。我们听到官员们吹嘘他们殴打巴勒斯坦人和要殴打到底的决定。我们也都看到集体惩罚的行为。

由于以色列从事暴力的行动，它必须对局势的恶化负全部责任，这种恶化威胁了实现公正解决所有努力，二十多年来我国持续对公正解决作出了巨大努力。

多年来，埃及一直提出警告，如果无法扩大和平基础或贯彻旨在达成阿—以冲突和平解决的努力，势将产生种种危险。

许多年来，埃及曾劝告以色列避免采取镇压措施，这些措施暴露了以色列继续企图侵犯另一个民族的领土，并以遭到文明国际社会毫不动摇地谴责的殖民统治征服该民族。

所有国家——特别是以色列——必须认识的深刻教训就是，整整二十年来的所有压迫企图没有打破年龄只有他们的土地被占领的时间一半的年轻人心中的斗争意志和自由愿望。这一代勇敢的人们造成了一种局势，这就是实现自决权——尽管一些人可能争辩说，我们不可能在今天或明天看所盼望的希望的实现。但是，这次起义已经表明，巴勒斯坦的目标不是实现不了的。

在使用了各种暴力和强迫的手段之后，以色列必须听从理性和逻辑的呼声。

中东现在正发生着严重的事件，这些事件对该地区的事态发展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决定了必须明智地处理这一局势，那就是进行目前这场反抗的是在占领下出生的一代巴勒斯坦人，也就是说，进行反抗的这代人也正是肩负着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建立公正和平重担的人。因此，我们十分真诚坦率地敦促以色列不要错过机会，应该开始认真严肃的谈判，争取这场冲突得到公正、持久和全面的解决，实现它安全、稳定和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希望，让巴勒斯坦人能够行使他们自决的权利，不受任何外来统治的威胁，也不强迫他们在占领下生活。

错过这样一次机会无疑会造成严重的危险和后果，如果被占领土内外的巴勒斯坦人民丧失了公正解决希望，他们必然得出结论，认为以色列拒绝与他们和平相处，而企图统治他们的土地，创造机会设立更多的以色列定居点在那里定居。这样必然会使人们对局势的担忧升级，再一次失掉公正解决的机会，从而导致局势再一次产生爆炸性的发展。

我们埃及人相信，以色列国内外一切有良心的人们都反对这些政策，并争取改变这些政策。我们埃及人相信，一切热爱和平与正义的力量都不能接受割裂人的神圣权利，也不能接受在这一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的做法。因此，我们期望大家用一个尺度衡量人权，不因种族、宗教或信仰而有歧视。

目前的严重事件突出了为有关各方的利益立即恢复和平进程的紧迫性。穆巴拉克总统在过去几天中提出了一项新的重要和平倡议，其目的是开创一个有意义的谈判进程。该倡议要求有关各方在被占领领土停止一切暴力和镇压六个月。与此同时将采取下列措施：第一，停止所有定居活动；第二，尊重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第三，通过适当的国际机构保证处于占领下的人民的安全与保护；第四，筹备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争取实行全面和平解决，规定该区域所有国家有权和平生存，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自决的权利。

我国外长今天在给秘书长的一封信中要求把这一倡议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份文件分发给安理会和联合国各成员。然而，该倡议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都承诺接受的时间范围内执行。这就提出了以下更多的要求：第一，以色列接受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由所有有关各方以平等的地位参加，以实现谈判解决；第二，停止一切压迫与建立定居点的行动，并开始执行建立信任的措施，首先承认《有关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在法律上适用于被占领领土及其居民；第三，巴勒斯坦人民承诺在具体规定的时期内停止一切暴力行动，在此期间对以色列的对策政策和做法进行评价——当然，这不影响在巴勒斯坦人在该规定时期结束以前，如果发现以色列在这方面缺乏诚意而重新恢复反对占领的行动的绝对权利。埃及提出这项倡议是为了防止今后再发生今天这样的局面，制止局势进一步恶化，抓住时机建立和扩大和平。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我国将继续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支持他们在其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领导下为恢复他们被剥夺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在结束发言前，我愿向秘书长和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古尔丁先生表示我们的感谢，感谢他们为编写有关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局势的报告而作出的巨大努力。我国希望安理会对报告和报告中的建议给予恰当的积极考虑。

主席先生：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布奇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本月份即将结束，我还不曾有机会向你表示，我们满意地看到联合王国的代表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一月份工作繁忙，表现出你杰出的才能、主动的精神和权威，对此我们表示感谢。我们也感谢你的前任别洛诺戈夫大使，他也遇上了工作紧张、繁重的一个月份，他以坚定的决心，献身的精神和技巧完成了任务。

我也借此机会亲切地欢迎阿尔及利亚、巴西、尼泊尔、塞内加尔和南斯拉夫等国代表团，他们最近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相信，他们的参加将使安全理事会得益匪浅。

我们开会是为了审查秘书长按照第605(1987)号决议第6段的规定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中的最紧要的执行部分。这份文件(S/19443)非常详细,我国代表团对此向秘书长表示感谢。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古尔丁副秘书长,他在最近的中东之行中克服了巨大的困难。

由于本次讨论的主要目标是审议居住在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局势的最紧急的方面,必须审议的第一个问题是1949年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是否可适用于他们的情况。秘书长报告的第21-27段谈到这一问题。

以色列关于第四项公约的立场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如何保证居住在被占领领土上的平民的安全和保护问题。因此,安理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承担责任,并表明对此问题的意见。

我国代表团认为以色列在法律上必须尊重第四项公约中规定的行为规则。“在法律上”,不是“在事实上”,意味着以色列不能进行自由选择。这是从下列前提中推理出来的:不遵守第四项公约的占领国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该公约对所有各国,包括以色列在内,均具有约束力。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多次阐明了这一观点。

以色列通过使用武力占领了正被讨论的那些领土是一个事实。《联合国宪章》的第二条第四款规定不得使用武力的原则,大会一再重申,甚至在最近还重申了这一原则。至于先占国家对该领土是否拥有合法主权,在我们看来是一个不相干的因素。以色列已批准了1949年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因此,有义务遵守该公约。公约的第一条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目的是向属于该公约管辖范围内的人民提供最大的人道主义保护;因此,各缔约国有义务充分地、毫无保留地提供帮助,以保证公约中的人道主义目标“在一切情况下”得到实现。以色列也许不这样认为,但整个国际社会仍然这样认为,安理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表明了这一点,而且正如秘书长

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这已构成了国际社会的法律意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完全赞同这一观点。

我详细地谈了这些问题，因为关于《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适用性问题的争议并不是一个小问题。事实上，它掩盖了关于主权的争议——这个争议不可能通过回避政治问题实质的形式主义讨论得到解决。

事实上，以色列夺走了安全理事会审议由于以色列占领了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而造成的问题的权威，不允许进行可能的干预。在此我指的是秘书长报告中解释为“人身保护”的干预。

毫无疑问，我国认为以色列的立场没有法律基础。

居住在以色列占领下的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无论是住在难民营内还是难民营外，在前途问题尚未解决之前必须得到保护。但是，如果没有占领国的合作这一问题是不可能得到圆满解决的。

我要指出，以色列由于不遵守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人道主义行动准则，损害了它自己的事业，从而破坏了一个经过历史严峻考验的伟大人民的形象。

过去几天中发生的事情使人们更加理解和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而使以色列的事业蒙上了阴影。还应当指出的是，这是不必要的，因为被占领土上的平民所受到的待遇其渊源于犹太民族民事传统者，似乎远远超过了法律观念。由于最近发生的严重事件，我们必须审议秘书长报告第43段中提到的“通过宣传进行保护”。

我国代表团对今后和短期内切实可做的事抱着希望，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在结束这次审议时，应表明对被占领土上平民保护问题的特殊关切。

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将对这次会议后应采取的具体的后续行动达成协议。以色列通过进行合作，将使它对被占领土的立场更为清晰明了，并证明它愿意与巴勒斯坦人建立新的关系。

至于其他的措施，也就是具有经济和社会性质的措施，我国代表团同意秘书长的见解和建议。

意大利按照意大利国会的意志，一直主动地作出贡献，以极大地增加可供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动用的资金。在遇到具体的需要和建议时，我们一定会对切实可行地减轻巴勒斯坦人危险境况的事业作出贡献。

最后，我重申关于秘书长报告中最紧要部分的审议只是安理会必须从事的工作的一部分而已。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是政治办法。除非我们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否则过去几周内发生的事件必将会重复发生，正如过去40年的历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样。

主席：我感谢意大利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就座并发言。

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今天安全理事会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第四次开会讨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局势。这次会议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安全理事会对该局势的审议是以秘书长按照第605(1987)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的规定向安理会提出的报告为基础的，并且包括马拉克·古尔丁副秘书长前往巴勒斯坦和被占巴勒斯坦领土访问所得出调查结果和结论。

根据安理会的指示，他的任务主要有两点。第一，现场视察被占领领土的局势；第二，为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一项旨在确保被占领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安全并对其提供保护的提议探索各种方式和方法。

我们对报告及其结论给予认真的注意。我们还注意到国际新闻媒介的有关报道，这些报道涉及被占领领土上巴勒斯坦人奋起反抗以色列的占领，以及由于以色列占领当局采取法西斯的残酷镇压措施巴勒斯坦人民每天都在遭受苦难的情况。所有这

些使我们得出某些结论，除了特拉维夫法西斯政权之外，大家都同意这些结论。首先，应当作为最优先事项确保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的平民百姓得到保护，以免遭受以色列占领当局的暴行。第二，但并非次要或不那么紧迫，安全理事会应当立即采取有效的步骤，以保证以色列占领军早日从以色列占领的所有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上撤出。

关于保护平民的问题，国际上一致认为必须适用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审查了适用该公约的法律基础，并指出国际上在这个问题上的协商一致意见——当然，这是除一种反对意见，即特拉维夫政权的反对意见之外的协商一致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作为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国际机构，应当确保该公约的适用，并保证参加公约各方履行其根据公约第一条所承担的义务，公约第一条内容如下：

“缔约国承诺在各种情况下尊重和确保尊重本公约。”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指出，“在各种情况下”一词意在包括宣战或不宣而战，以及有无武装抵抗的情况下，或甚至在对方并非公约缔约国的某种情况下的部分或全部占领。

现在占领国已经拒绝在占领领土上适用该公约；因此，安全理事会和其它缔约国必须采取有效的步骤，包括对占领国以色列实行制裁，以便使该公约得以适用。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道理不采取这种合理的措施。除了公约的条款之外，人道主义方面的考虑也促使我们保护手无寸铁的平民，使之免遭占领军的残暴行径。

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的外交部长最近在突尼斯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安全理事会充分履行自己的责任，对付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其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上违反《第四项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情况，以及这个实体顽固地坚持采取《公约》第四十九条和第一百四十七条确定的战争罪行，比如残杀、酷刑、

虐待、驱逐、逮捕、拘留、把阿拉伯平民赶出家园以及建立定居点等等。安理会应当迫使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立即停止这些措施和行径并且让被驱逐出境的平民返回家园。

关于以色列迅速和全部地撤出其所占领的所有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包括黎巴嫩南部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戈兰高地这一问题，秘书长的报告清楚地指出，古尔丁先生在视察被占领领土期间会见的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反对以色列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我们在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的人民也同样反对占领，这些人民抵抗以色列占领，以此来表明他们反对占领并决心继续为解放自己的土地进行斗争。

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接受某种具体的责任，以便以认真的态度作出反应，并实现以色列早日撤出所有被占领领土。

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领土上的群众性抵抗运动以及得到普遍支持的黎巴嫩南部和叙利亚阿拉伯戈兰高地的抵抗运动，都表明了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罪恶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真面目。这些抵抗运动再次使全世界人民理解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四十多年来无论是在自1948年以来就被占领的巴勒斯坦，还是在自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其它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上，这个民族一直在受苦受难。

这一人民每天都在蒙受侵略、无家可归和种族主义的祸害；这种祸害的根源就是特拉维夫政权推行一种由国家倡导、公布于世的官方政策，一言以蔽之，这种政策就是铁拳政策。在推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儿童、青年和妇女遭受蓄意屠杀。民宅遭侵袭，儿童遭毒打，他们的骨头被折断。就连学校教师也在自己学生眼前遭到毒打。正如秘书长报告中所说，许多被拘留者受到折磨。其中有些受折磨的人非常年轻，才16岁，甚至11或12岁。就连法西斯政权统治的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们也没有看到过这种行径。唯一从事类似行径的地方就是南非。

尽管全世界都谴责特拉维夫政权，尽管全世界都大声疾呼立即制止这种法西斯歇斯底里，给予平民保护和安全，并要求以色列占领军全部撤出所有巴勒斯坦和其

他阿拉伯领土，但依然不时有人请求将杀人者与被杀者、罪犯与受害者相提并论。他们企图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人民起来反对以色列占领这一事实所表明的悲剧的真正实质转移开来。

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是，阿拉伯领土受到移民军事占领。这种占领仍在继续，并未减弱。这些领土内的人民每天都遭受一种猛烈和野蛮行动的侵扰；这一行动是旨在灭绝这些人民，并通过剥夺他们的基本人权而将他们赶出自己家园。

因此，安理会有责任将注意力集中于这种绝对无法容忍局势的真正性质。不能用任何借口或动机来为拖延行为辩护。占领系属非法，与国际法和所有国际文书、包括《联合国宪章》背道而驰。国际社会有责任结束这种占领，不能有任何条件。

安理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必须支持由于他们的生命、尊严、及其圣地遭受犹太复国主义暴力侵犯而起义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这一起义应该获得一切支持。这就要求安理会采取适当、有效和迫切的行动，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得以行使自己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包括——我强调——返回家园、自决、在自己国家领土上建立自己独立和主权国家的权利。这一问题不容谈判，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

我们赞赏秘书长报告中的积极之处，赞赏副秘书长古尔丁先生在收集材料之行中不畏艰辛困苦的精神。与此同时，我们期待着安理会紧急采取适当行动，确保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平民获得保护和安全，确保以色列部队完全和迅速撤出所有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我谨声明，只要这些领土继续处于以色列占领之下，只要移民点建立在这些领土内，那么世界这部分地区便不会有和平。

阿拉伯国家联盟外长们在最近于突尼斯通过的决议中呼吁安理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以色列对所有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占领。此外，他们还呼吁联合国监督以色列占领部队的撤离，使巴勒斯坦人民得以根据联合国决议行使自己的自决权。外长们还希望声明，我们在巴勒斯坦、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人民的斗争是一场统一和完整的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斗争。

主席：我想以主席的身份向安理会简单说几句话。

今天晚上没有人发言了。根据我的理解，安理会成员普遍希望当我们明天复会——我们必须复会——时，我们能够试图就这次辩论的某些结果达成一致意见。目前，在明天的辩论中大约有十个发言者。

我建议，明天上午对这一系列会议可能产生的决议案文进行个别讨论，这将是我们着手工作的最佳途径。在这些讨论中——我强调，这些讨论当然是个别进行的，主席将随时为安理会全体成员服务，尽力提供帮助。

如果我们利用明天上午进行这样的讨论，那么我们明天下午便可继续进行辩论。我想，时间可以定在明天下午3点整——在这一问题上，我要向诸位成员祝贺的是你们都准时前来出席今天下午的会议。事实上，前几次会议也是如此。当明天下午复会时，我们希望——但不一定——我们的面前将有一份供我们集中讨论的文件。

我要提醒安理会，不管怎样，我们将于星期五上午再次开会，讨论延长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期。因此，如果我们明天晚上不结束讨论——尽管我的理解是，大家普遍抱有这种希望，我们星期五还会有机会继续审议这个项目。

看来没有人反对，那么我们明天下午3点继续审议这一项目。

下午6点10分散会。